

耙耧系列 (1)

阎连科

福克纳将冷静的目光投向他的「约克纳帕塔法」，写尽了美国的南方和世界；
阎连科则把满腔的热血洒向他的「耙耧山脉」，写尽了中国的北方和世界！

奇诡的想象、沉重的主题、凌厉诗意的叙述，《耙耧系列》囊括了阎连科所有重量级中篇小说，
不仅是阎连科精神世界的源头，也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缩影，是对乡土文化永恒的歌哭与守望！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耙耧系列

(1)

阎连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耙耧系列

(1)

阎连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[耙耧系列I](#)

- [·两程故里·](#)
- [·寨子沟, 乱石盘·](#)
- [·玉娇, 玉娇·](#)
- [·家诗·](#)
- [·从军行·](#)
- [·老屋·](#)
- [·鸟孩诞生·](#)
- [·行色匆忙·](#)
- [·黑乌鸦·](#)

[耙耧系列II](#)

- [·平平淡淡·](#)
- [·乡村死亡报告·](#)
- [·耙耧山脉·](#)
- [·天宫图·](#)
- [·黄金洞·](#)
- [·年月日·](#)
- [·耙耧天歌·](#)
- [·朝着东南走·](#)
- [·桃园春醒·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

耙耨系列I

·两程故里·

起

豫西某县城北三十里，有个程村。水因龙而清，村因史而名。程村不大，但它是宋朝“程二夫子”颢、颐哥俩的故居。元朝仁宗那会儿，为了纪念先祖圣人，修祠庙一座。过了明景泰六年，这庙你修我修，末了定为三节大院：前节有棂星门、承敬门、春风亭、立雪阁；中节有道学堂大殿和“和风甘雨”、“烈日秋霜”二厢；后节呢，有启贤堂大殿，两侧对立着讲堂四座。这三节大院，占地十亩有余，雕梁画栋，碑如林，树参天，壮蔚蔚的，一派盛势。

明天顺年间，诏封程村为“两程故里”。在村东一里外，招工邀匠，叮叮当当，修下石牌坊一座，上刻“圣旨”，下刻“两程故里”，迹为圣上亲笔，金光赫赫。牌坊当路直立，人出必由此，入必由此。当年文官过坊下轿，武官过坊下马。时日到了眼下，程村人的婚丧嫁娶，到此还必歇吹打，静走默过。

一

时分约是半夜，淡淡月光，水一般浇在地上，到处都呈粉似的亮色。程天青踏着这亮，连夜赶路三十里，急急从城里回来。直到程庙的棂星门口，方淡步歇脚，点了支烟。望一眼森森庙院，浑身汗顿时消了一半。他撩起肚上布衫，让风从肚皮上一刮，立马全身凉爽，有了股莫名的劲儿，在身上鼓跳。

要选村长了。

城里的经营正红火。自打买了花生脱壳机，收壳儿，卖仁儿，翻手合手，钱就溪样流来，连跟着他搭帮的伙计，腰包都被钱鼓得胀裂。近日，原本正在抓钱的当口上，有消息说选村长，他一狠心，搁下生意，扭身就回村。一路上，他心里虚虚的，直到这会儿，看见了祖庙，看见了庙门口颂扬祖先的那块碑，还有庙门口的两个石狮子，心里才踏实。他不知道自个儿为啥儿，这几年一见祖庙，身上的血就腾腾朝上涌，不安不宁，火火爆爆，急手急脚地想干一件啥儿事儿。

独自站在庙门口，天青吸了半截烟。另半截狠狠扔在地上，火还未熄，他便碎脚快步，去敲响了孤女人田喜梅的柳条窗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，天青。”

“回来啦？有急事？”

“明儿，喜梅，你无论如何要去开会呀，大队改为村，要重新选村长。”

“选村长？”

“选村长。”

“选谁呢？”

“你选我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听见没？就选我。你在妇女里传传话，都选我。”

从喜梅家闪出一忽儿，他又在几家窗下说了“都选我”。路过天民家门口时，他特意收住步子。那里是村人们聚堆的老地场。这会儿照例，不多不少几个爷们正在那说话。

“正顺叔年纪大了，还非你不行天民哥。”

“看看吧……我不想操这心。”

“这是给咱本家干的，你能推？”

“真选了……再说。”

天青猛一怔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天民祖上出过进士，爹是清末秀才，世代书香熏出他这么个乡学究。又自解放初，就在乡里当秘书，一干三十几年，血都变得与人不同，办事情千难万难，皆声色不动，真真的老道纯熟。前几年，他告老归故，回村头件事便是订了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参考消息》。终日没事，他老先生就在门口看报纸。一副脸遮了全村的愁。谁家有丧，他一去，事情就井井然；谁家有喜，他在酒席上一站，婚事凭空多出几分隆重；弟兄分家，他动动嘴，妯娌间便把那点家产，推来推去；整个村子有了难处，老支书正顺叔去他那儿，蹲上一袋半袋烟的功夫，拿着他的报纸看会儿，问题就极妥善、极圆满地解决啦。眼下，看样子他想从后台上前台，出山当村长，这是天青万没料到的。

月亮向西移过去。

天青心里惶惶的，站一会儿，悄悄转了身子，往另一条胡同去了。他必须赶在天亮前，把那些和自个儿多少有点交情的大门小户，不落一扇窗地统统敲一遍。

……

来日，有一股暖液在故里漫流着。赫然而立的祠庙，闪着清淡的光。庙里仅存的两棵老柏，据称是先祖颢、颐亲手栽下的，戳在前节大院，两人合围抱不住得粗，十余丈高的枝杈，蓬蓬绿绿，错落在一层天空里，给庙院搁下大片阴凉。罢了早饭，故里的人们，三三两两，一群一股，或提着凳子、砖头，或夹一张旧书纸，来庙里开会了。

疯子广书，穿件挂着棉花的黑袄，腰里系着草绳，靠在棂星门口的石狮子上，嘶嘶哑哑地叫：“广莲妹子——你在哪儿……死得真惨呀！水在肚里冻成了冰砣子……广莲妹子——你在哪儿……”

这么一个腔调几句话，疯子广书叫了几十年。人们习惯了，谁也不以为然。到祠庙门口，就都直入棂星门。唯有喜梅，一听这声心便抖。今儿她老远看见广书，忙往人群中挤了两步，裹着入了庙。

天民和天青遇在胡同口，彼此极热情地点点头。

“回来了，天青。”

“刚到村，回来取点款。”

“你要有个底，今儿没准选上你。”

“说哪了天民哥，我来也是想投你一票哩。”

“笑话！我能乡里秘书不干干这个？”

话罢，天民接了天青一支烟，步子快了些。他穿一套在公社风雨了几十年的中山装，兜里的钢笔卡，闪着丝光亮。到庙门口，他瞪了疯子广书一眼，广书好似鼠遇猫样步子歪仄着，赶忙离开了石狮。

老支书程正顺，孤零零一人在“和风甘雨”厢房下，蹲成一团儿，脚前有一堆磕掉的旱烟灰，脸像缩了皮的青核桃，又瘦又小，透着病黄色。

天民在会议台上，极厮熟地同乡干部说了几句，便缓缓朝着支书迈过去。

“开会了，正顺叔。”

老支书抬起头，眼光里裹层凄凉：“我好像有病了，身上冷……”

“副乡长已经到啦。”

“天民，”正顺站起来，扶着厢房柱，冷丁儿道，“我跟共产党干了一辈子，咋还摸不透共产党的底，你说为啥儿又要选村长？要知道这样，我何不把支书早些辞掉呢……眼下，连下台的台阶也没有。”

“正顺叔……选也是你。”

“我有数，”正顺直愣愣地瞅着天民的脸，“天民，我干了一辈子，就怕老了没个好收场……这次，要能叫我善善终……”说着，他的嘴角有点哆嗦，满脸皱纹牵得一动一动的。

天民在老支书的脸上望了一会儿，一笑：“正顺叔，咱在一块儿干了半辈子，我能和你争椅子？那种事不是咱程家子孙干的……再说，你当村长，我说话你会不给我留面子？出去吧。你主持会议，该啥样儿，还啥样儿。”

老支书正顺挪动了步子。

选举开始了。

在古柏树下，天青不停地吸着烟。整个庙院，男人们的嘴，活像各家灶房的烟囱口，到处都弥漫着生火似的烟。女人们的喊喳声，把这烟碰得一拐一拐的。娃儿们在大人腿下射来射去。天青望着这沸水锅似的院，心里鼓跳几下，突然极想站在台上，吼一嗓子，压一下，把会场弄安静。

几乎是回声。这当儿，副乡长往台前一站，双手往下一按，叫了一声，院里立马静默消息了。

天青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味儿。他的脸皮硬硬的，冻了一般，死着眼睛瞧着副乡长那说话的嘴、舞动的手。副乡长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一句没听清，就那么凝神呆望着，怔怔的，直到有人给他手里塞选票，方才回过神。

那选票是特制的，鲜红光亮，二寸宽，三寸长，一面印满了文件上的话，一面印了表格。选票一路发过去，拉下一串吵吵声：

“纸多好，得毛把钱一张吧！”

“选谁呢？”

“想选谁选谁。”

“我又不认字。”

“找人代笔嘛。”

“这选票正好给我娃儿剪鞋样。”

听着，天青心里火燎燎的。他瞅着女人们把选票在空中舞来挥去，就像摇动一面面小红旗，极是招眼。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算账

用的圆珠笔，四下打量一眼，在自己的选票上狠狠写下“程天青”三个字，就把笔衔在嘴里，往喜梅那边瞅。

喜梅没朝他这看。

这当儿，程天民转过来，步子很均匀，不慌不忙的。他从人群边上走过去，马上就听有人叫：“天民伯，选谁？”

“民主民主，就是独立自主，想选谁选谁，别问。”

“我选你。”

“叫你伯多活两天吧。”

“你选了谁？”

“我选是我选，不关你事。我选正顺叔，全乡干部，就数他清白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天民又往前走了，他的钢笔卡儿这时特别亮。

“天民哥，代写一下吧。”

“来。选谁？”

“你选谁就写谁。”

“把我这张也写写，和你选的一样。”

又围过来几个人。

“给，我这一——正顺、天青，你随便写一个。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耙耧系列（全二册）》阎连科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33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